

# 外国哲学文存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国哲学”栏目文章选辑

主 编：杨 毅  
罗 刚  
廖国强  
执行编辑：张瑞臣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外国哲学文存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国哲学”栏目文章选辑

主 编：杨 毅  
罗 刚  
廖国强  
执行编辑：张瑞臣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哲学文存:《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国哲学栏目文章选辑 / 杨毅, 罗刚, 廖国强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3006-9

I. ①外… II. ①杨… ②罗… ③廖… III. ①哲学—  
世界—文集 IV. ①B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0806号

责任编辑: 石 可

装帧设计: 刘 雨

# 外国哲学文存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外国哲学”栏目文章选辑

主 编: 杨 毅

罗 刚

廖国强

执行编辑: 张瑞臣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4.625

字 数: 700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006-9

定 价: 8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群贤寄语

关注学术热点  
弘扬人文精神

雷洁琼  
二〇〇二年六月



蒸蒸日上  
不断创新

费孝通

二〇〇二年六月

九十二岁



祝願雲南大學學報在宏揚  
中國各民族文化和吸取外來  
文化的精華方面取得重大  
貢獻。

湯一介

壬午夏



繁榮學術

雲南大學學報  
創刊一週年  
賀  
丁克遠



百家爭鳴  
繁榮學術

賀

雲南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創刊

李善林



二〇〇三年  
六月

实践是理论之源  
讨论是理论之流

祝贺云南大学创刊 六月

邓伟志

勇于探索开拓

哲学社会科学新

园地

祝贺创建

云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任继愈



云南大学学报创刊

染翰操觚  
茹古含今

马曜



繁荣理论

培育新人

祝云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

蒋学模

二〇〇二年六月

与时俱进 加快发展  
办出特色 争创一流

—祝贺云大文科学报创刊

高发元

2002.8.8.

学术窗牖  
研究津梁

云南大学学报创刊志喜

李埏敬题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头活水來。

朱熹詩句

雲南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創刊

張文勛



壬午三夏

## 序 言

在我的印象中，《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好像是外国哲学专业的“同仁刊物”一样。提起她与外国哲学同仁的渊源，不禁想起吴松教授的功劳。吴松虽然是历史学博士，但对西方哲学一往情深，在全校开西方哲学史课程，得到学生和校内外专家好评，当选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在外国哲学界建立了比较广泛的人脉。由于他的主持和努力，不但云南大学的西方哲学学科有了长足发展，2002年创刊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也非常重视发表外国哲学的稿件。特别是卢云昆教授担任学报主编期间，积极向外国哲学研究者约稿。记得有好几次，晚上我已睡下，他的约稿电话把我唤起，热情得令我不好意思，把正在写作或酝酿的几篇长文投给他。他不只是约稿，还催促我们推荐新生代作者。经过十年努力，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的作者队伍，把学报办得风生水起。这里不妨讲个故事。我系有位青年教师申请晋升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述职，有位学部委员提问：你的学术论文，怎么几乎全是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呢？这位老师理直气壮地回应：我不在乎刊物的等级，只在乎相知相识；这个回答得到学部委员们好评，这位老师的申请获得全票通过。我想用这件事说明，真正的学者，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辑，看重的是论文的质量，而不是出版单位的级别。

但是，管理者为了方便，按照不知如何制定的指标体系为期刊定级，再按照期刊级别规定论文的质量和“分值”，比如说，A类期刊每篇30分，B类期刊20分，C类期刊10分，而且分值与学术地位和利益挂钩，“攒满”一定分值就可以评教授、副教授或什么名头的人才。按照这样的指标体系进行学术评比，弊端丛生，有目共睹，但很难改变。听说《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前几年从C刊目录中消失了，理由是论文引用率没有达标。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直到今年，刊载哲学论文较多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也滑落到C刊扩展版里，这才引起轩然大波。“引用率”指标不符合学术规则的根本原因是不懂得或不愿意看到，不少基础学科是“冷门”，从业人员少，专业刊物少，读者面小，文章的引用率自然比“热门”专业或应用型学科刊物的文章引用率低。外国哲学文章的专业性尤其强，一些文章讨论的问题往往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或者只有极少数人感兴趣，能看懂。引用率低的文章未必学术价值低，相反，引用率高的文章未必有多大价值。记得20世纪90年



代推行 CSSCI 指标体系时，闹了一个笑话，当时统计中国内地作者在 CSSCI 刊物上引用率最高的文章，竟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当年奉命写的一篇哲学文章；人们曾感慨：如果一味追求高引用率，学术界与追求出镜率、曝光率的演艺界有何区别。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现在暴露出来的不争事实是，SSCI 和 A&HCI 的期刊级别、引用率、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确实是商业公司的发明。虽说商业化的介入对学术评估有利有弊，但对那些按照自身规律的学科的发展，弊大于利的效果是明显的。

在把引用率等不合理的指标当作学科排名指挥棒的大环境中，《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十几年来刊发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外国哲学论文。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本书，展示了作者和编辑部辛勤劳作收获的沉甸甸的果实。入选论文的作者既有叶秀山、姚介厚等老一辈著名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的优秀代表，这些论文的内容涵盖了外国哲学各个阶段，讨论了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提出了很多有影响、有启发的新观点。本人没有能力一一评介这些论文，但可以说，这些论文的每一篇都可以发表在评价体系中的高档期刊上。但是，作者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佳作贡献给《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表达了信任、支持和期许，这也是学报编辑部长期以来尊重学术、以诚对待作者所获得的回报。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成功经验在于有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这是可以继续探索的办刊模式。现在不少学术期刊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筛选文章，据说这样才能保证学术公正；还有一些期刊以“买方市场”自居，对投稿者予求予取；也有一些刊物采取向老作者约稿的方式。据我所知，大部分刊物采取三种方式混合的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作者的水平决定了一份期刊的学术含量和质量。亚里士多德说：“行为者并不是由于他做了公正和节制的事情而成为公正和节制的人，而是由于他是公正而节制的人而做这些事”（《尼各马可伦理学》，1105b7-10）。如果把良好的学术素质和品格作为一种德性，那么也可以说，一个人不是由于写了好文章而成为好学者，而是由于他是好学者而写好文章。借用古代贤哲的道理，我想表达个人的浅见：好学者不是评审出来的，而是长期养成的一种好习惯；而一个人在形成良好学术品格的过程中，除了自己砥砺奋发，好学者的赏识推荐，好文章的发表，都是成长为好学者不可或缺的条件。

最后，希望《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保持一支好学者组成的作者队伍的同时，能在稿源中发现更多的学术新人，充实壮大作者队伍。是为序。

赵敦华

丁酉年端午节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 目 录

序言 .....	赵敦华
----------	-----

## 上 篇

你给我“自由”，我给你一个“德性”的世界 ——拟“哲学”与“宗教”的“对话” .....	叶秀山 (3)
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 .....	姚介厚 (11)
《理想国》中柏拉图论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一致性 .....	聂敏里 (21)
对亚里士多德知觉理论的三种解读 .....	黄益民 (36)
身体观：从柏拉图到基督教 .....	谢文郁 (44)
论西方古代哲学主流精神的三位代表性人物 .....	王晓朝 (57)
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终结还是开端？ ——试析（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 .....	徐龙飞 (65)
阿奎那质形论中的身体 .....	吴天岳 (94)

## 中 篇

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疑难 .....	韩 潮 (109)
经验之路：培根与笛卡尔论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哲学基础 .....	李 猛 (125)
宇宙之镜：莱布尼茨与跨文化诠释学 .....	薛 华 (144)
斯宾诺莎的神迹观 .....	黄启祥 (149)
刺向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双刃剑 .....	赵 林 (158)
《纯粹理性批判》的形而上学考量 .....	赵广明 (166)
康德理性批判的模糊方法论意识及其逻辑澄清 .....	崔 平 (175)
黑格尔辩证法为形式逻辑的奠基 .....	邓晓芒 (189)
黑格尔与近代理性 .....	庄振华 (194)
“纯粹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体系” ——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关系的一种解读 .....	杨宝富 (205)
谢林的“世界时代哲学”构想及其演进 .....	先 刚 (215)
解释学纲要 .....	[德] 施莱尔马赫 著，何卫平 译注 (224)
萨德的反启蒙自然观 .....	[法] 高宣扬 (241)

## 下 篇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的理念 .....	杨玉昌 (253)
尼采与悲剧	
——《悲剧的诞生》要义疏解 .....	吴增定 (261)
论作为方法的明见 .....	蔡文菁 (269)
一种“情感伦理学”是否可能?	
——论马克斯·舍勒的“情感伦理学” .....	黄裕生 (277)
论 ontisch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的理解和翻译 .....	舒远招 (304)
海德格尔的“天命”之思 .....	张 柯 (316)
利科尔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差异 .....	莫伟民 (328)
维也纳学派的分析方法	
——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例 .....	江 怡 (336)
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式革命” .....	韩林合 (344)
欧克肖特思想的哲学基础 .....	张汝伦 (350)
经典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	
——论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	张庆熊 (358)
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文化 .....	程志民 (374)
后记 .....	(389)



上 篇





# 你给我“自由”，我给你一个“德性”的世界

## ——拟“哲学”与“宗教”的“对话”

叶秀山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1]

关键词：康德；自由；德性；道德教育

摘要：道德教育的根基在理性和自由之中，因此道德教育之所重，不仅在于培育对经验的道德规范的尊重，更在于培育对自由和责任这种“必定—注定”关系的意识，因而培养对自由的热爱和由此带来的对道德自律—自由之责任的敬重。自由必定意味着责任，责任的世界必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王国”。

“你给我‘自由’，我给你一个‘德性’的世界”，这里的“你”是谁？“我”又是“谁”？这里的“你”是“神”，“我”是“人”。这句话是我们“人”对“神”说的。

据说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人”于是就从“日月山川”“猫狗鸡鸭”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人”的这点“灵”气，不在于“感觉”，比起某些动物来，“人”的“感官”能力十分可怜；“人”的“灵”气也不在于“有能力”“积累经验”，许多动物也有积累经验的能力，而且会较快转变遗传基因，较快成为“本能”，“人”驯服“家畜”的历史，要比“驯服”“人”自己“多快好省”得多。

“人”的这点“灵”气来自“人”的“理性”。“人”有了“理性”的“意识”，使“自己”“脱离”“自然”，成为“ex-istence”。“理性”“使—让—令”“人”“自己”“出现—存在”。

“人”的“出现—存在”不仅使“世间万物”多出一个“物种”，而且使“世界”“多出”一个“无”，使“世界”有“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人”“有能力”“开创—创造”“自己”的“世界”；“人”的“理性”“引领—规范—范导”着“世界”的“命运”，在“必需—被需要控制—必然”的“偶然性”中，“开辟”着“自己—自由”“存在”的“必然性”。“人”的“理性—自由”使“世界”从“混沌”走向“秩序”——“自由”的“秩序”，不仅是“自然”的“秩序”。这个“秩序”，才是“无可怀疑”的“存在”的“秩序”，不是感性世界中“存在—不存在”相互“变化—变幻”的、“可以—允许怀疑”的“（诸）存在（者）”。“人”的“理性—自由”是“无可怀疑”的“存在”。“理性”——“自由”是巴门尼德的“大箍”，这个“理性”的“必然性大箍”“无可逃脱”。

“神”给了“人”“理性”，也就给了“人”“自由”，“人”“有理由”“自由”地“认识—知道”“一切”，“神”自己也“被置于”“理性”的面前，成为“人”“认知”的“对象”，

---

作者简介：叶秀山，男，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理性”要“问—审问”“神”“存在”的“理由”，“神”的“存在”“不得不”需要有种种的“论证—证明”。

“神”给了“人”“理性”，也就给了“人”“自由”，给了“人”“背叛（神）”的“可能性”，给了“人”“自由”地“颠倒”“神—人”“关系”的“权力”。“人”“有根据”“建立”“自己”的“理性—自由”的“大箍”，“神”居然也成为这个“自由”的“理性大箍”的一个“环节”。“人”“有权”“寻问—质询”“神”“存在”的“根据”。

然而，“神”并不“收回”他给予“人”的“理性”和“自由”。以他的“全能”，他完全有“能力”“收回”他“给出去”的东西，但他没有，似乎说明他“不愿”，这种“不愿”盖也有说乎？或也有之。

其说或在于“神”将“理性—自由”“给予”了“人”，也就将“责任”“给予”了“人”。“人”将“承担”“世间”一切“罪”与“恶”之“原因—原始之因”；“神”将“一切”之“善”归于自己，而将一切之“恶”归于“人”。“将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而将一切过失诿罪他人”，只能将“自己”“神化”才有可能。

只有“神”“有理由”“享有”这种“特权”。

然而，“人”宁可“承担”“拥有自由”的“一切责任”也“不愿意”把“理性—自由”“交还”给“神”，更有甚者，也许正因为这个“理性自由”是“神”“给予—赋予”的，“人”视之为一个“神圣”的“使命”。一个不愿收回，一个不愿交出，于是“人”的“理性”和“自由”成为“人”的“永久性”的“特性”，这个“特性”是“人”作为“物种”的“基因”，代代相传，在“本性—本能”上不会“变异”。

“人”为“保持”“自由”付出了“沉重—严重”的“代价”，“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不再“享受”“自然”的“天伦之乐”，“人”“必需”过“自己”的生活，“人”“营造”着“自己”的“家园”，一个“不同—异于”“自然”的“王国”，“人”在“自然”中“建立—建构”一个“异域”；但这个“自然”中的“异域”，却是“人”“自己”的“疆域”，“人”“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那个原本和“人”“融为一体”的“伊甸园”成了“异己”的“外在力量”；“人”为“建立”“自己”的“家园”，就要“规化”“伊甸园”这个“自然的家园”成为“人”“自己的家园”。

“神”把“人”“逐出”“伊甸园”，却“失去”了“伊甸园”，“神”的“计谋”在于他的这种“丢失”乃是一种“解脱”，“神”“失去”了“自然—伊甸园”，意味着“甩掉”了一个“包袱”，“卸掉”了一种“责任”，而把这个“责任”连同“自由”一起“加诸”于“人”，所以，“神”无论如何都不会“收回成命”。

只有“人”和“自然”一起“遗弃”，“神”才能安然居住“在”“人”和“自然”的“彼岸”，“静观万物皆自得”，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只能“自食其果”，“神”“稳坐”“彼岸”，“等待”着行使“终审法官”的权力。

于是，“人”就在“此岸”“勤勤恳恳—战战兢兢”地以“自己的劳作”“规化”着“自然”，并“勇敢”地承担着一切“责任”。于是，“智慧”与“勇敢”就是自古（古代希腊）以来“人”的两大“美德”。

“智慧”和“勇敢”是“理性”的两个“孪生姊妹”，因为“自由”是“理性”的，“理性”是“自由”的；“智慧”不是“小计谋”，“勇敢”不是“鲁莽蛮干”，“智慧”在于“规化—人化—自由化”“自然”，“勇敢”在于“敢于”承担这种“规化”“工作—劳作”中的一切“责任”。“勇敢”在于“敢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使“自然”成为

“人”的“家园”，即“理性”的“家园”、“自由”的“家园”。

“理性—自由”的“家园”也是“责任”的“家园”。这个“责任”的“家园”，“神”“永远”“交给”了“人”，“不会—不愿”“收回”。“理性—自由”的“家园”是“人”的“永久居留地”，也就是说，“责任—道德”的“家园”是“人”的“永久居留地”。“人”在这个“居留地”上有“绝对”的“权力”，也负有“绝对”的“责任”，不可“推脱”和不可“让渡”的“权力”和“责任”；而这个“家园”据说是“神”“给予—赋予”的，是得自于“神”的“领地—封地”，因而“人”在这个“领域”中的一切“权力”和“责任”也都是“神圣”的，连“至高无上”的“神”也是“不会—不愿”“剥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理性—自由”乃是“天赋人权”；这个“权力”植根于“理性”，是“理性”“赋予”“人”的，故是“理所当然”的“天理人权”。“人”的“自由权力”乃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是“理当如此”，“实然”“或是”“当然”，“或”“尚不是”“当然”，“实然”有“是”和“不是”两重性，“现实”和“理想”可以有一定的“距离”；然而“绝对当然”不允许有这个“距离”，“当然”的一定是“实然”的，“实然”的一定是“当然”的，亦即“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也是“合理的”。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和“实然”这个“距离”由“时间”来“消弭”，由“人”在“时间”中“合目的性”“劳作”来“消弭”。“人”之所以累世勤劳地“工作”，乃是“确信”“当然”和“实然”之“同一”具有“绝对”意义上的根据。“理性”的“自由”“赋予”“人”以“怀疑一切”之“实然”，但“有”一个“当然”“存在”不容“怀疑”，只有在“当然”转化为“实然”之“后”，才因其“实然”“被允许”“怀疑”；这就意味着，一切“既成事实”的“实然”，都抵挡不住“当然”的“否定”，“当然”这种“摧毁性—否定性”的“力量”“自身”却是“肯定性”的，“当然”“怀疑”一切“实然”的“存在”，但对“自身”的“存在”“绝不”“受—被”“怀疑”。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引导—规范—范导”着“实然”，“当然”“确保”了“实然”“在时间中”变化的“意义”，使“变化”成为一个“发展”——趋向一种“当然”的“目的”。

“当然”“赋予”“实然”以“意义”。“实然”不仅是“感觉”的，而且是“意义”的。“当然”“范导”下的“实然王国”，是一个“意义王国”，亦即“德性王国”。“人”不仅“生活”在“实然王国”，而且“生活”在“当然王国”，对于“有理性”的“自由者”——“人”来说，他的“实然王国”就有“当然王国”的“意义”，“人”“生活”“在”“意义”的世界，而不是单纯“感觉”的世界。“意义世界”是“已经（在时间中）”“实然”了的“当然的世界”。这就是说，“人”“生活”“在”“现实化—感性化—必然化”了的“理想—合理—自由”的世界中；“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在”被“感性化”了的“理性世界”里，同样也是被“理性化”了的“感性世界”中。

“在”这个“生活”的世界中，“人”不是“单纯”的“感觉者（体）”，也不是“单纯”的“思想者（体）”，“当然”因其“已经”成为“实然”，“不得不”“接受”“质疑”，作为“感觉者”的“人”，“不得不”“接受”作为“思想者”的“引领”，朝着“更高”的“当然”“进步”。“当然”“引领”着“实然”。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感情”都是“实然化”了的“当然”的“感情”，也就是说，都是“理性化”了的“情感”，也是“道德化”了的“情操”。就“德性”与“自由”



的“同一性”而言，“人”的一切“感情”都是“自由”的“感情”，同时也是“责任”的“情操”。“人”的一切“情感”无不打上“理性—自由—德性”的“烙印”。

“自由”给人以“欢乐”，也给人以“忧烦”；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实然”给人以“喜”，“当然”给人以“忧”。“喜”与“忧”之“转化”和“轮回”——“乐极生悲—逢凶化吉”“编织”成“人间”之“悲喜剧”；而“当然”“引领”着“实然”意味着“忧”“引领”着“喜”，当是叔本华，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境界—心境—Bestimmung”，而“至善”和“绝对”“现实性”之“证明”，岂不是康德，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路”？

在这层意义上，“人”作为“有理性者—自由者”，其种种“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是“被理性化”了的，都是“被自由化”了的，并非单纯的“感官”与“外物”的“刺激”和“反应”，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按照胡塞尔的做法，把“自然—感觉”“括了出去”，“人”并不只“剩下”“抽象”的“形式”的“概念判断推理”，或只“剩下”一副“骨架子”，而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胡塞尔现象学的“剩余者”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有内容”的“理性”和“自由”，“人”作为“自由者—有理性者”的“生活世界”乃是“理念世界”。

“理性”作为“自由”。原本就是“涉及”“情感”“产生”“感情”的，因为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状态”，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感物兴怀”，这个“物”如果是“意志”的“目的—对象—object”，则应是“理性”“自己”“要—愿意—意欲”“产生”出来的东西，是“原本”“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目的”是一个“新东西”，于是在“小范围”内，“目的”的“实现”乃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要讲“情感—感情”的“被动性”，也只是在“主动”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即“自己”对“自己”的“产物”的“反应”，归根结蒂，是“自己”对“自己”的“反应”，是“主动”中的“被动”，“能动”中的“接受”。

于是，“人”“自由”地“塑造”着“自己”的“感情—情感”，“情感”的“培育”也就是“理性”的“教育”，“自由”的“启蒙”。“启蒙”不仅是“读书识字”，不仅是在“数量”上“增加”“经验”的“知识”和“财富”，某种意义上正好相反，“启蒙”是一种“解蔽—揭蔽”（海德格尔），如“自由”在西文中的最初含义那样，把“经验—财富”的“覆盖”“摆脱—揭去”“悬隔”起来，把“覆盖层”一层一层“剥离”（福柯的“考古学”），“露出”“事物”的“真面目”。“覆盖层”越厚，“发掘”的工作就越艰巨。于是，人类“历史”越悠久，“积累”的“财富”越多，“启蒙”的工作就越重要。也就是说，“情感”的“教育”要重视“理性—自由”的“教育”，以“拯救”“理性—自由”于“声色货利”之中，努力避免“人为物役”“醉生梦死”的局面。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教育—情感教育”离不开“道德教育”，“智育”、“美育”离不开“德育”。

这里所谈的“德育”同样是在“理性”和“自由”的意义上理解的，不仅是通常的道德规范教育，这层意义上的“德育”强调的是“尽责”的“意识”和“觉悟”。

不错，通常道德规范学当然也包含了“尽责—尽义务”的观念，但是，如果没有“理性—自由”作为“尽责—尽义务”的“基础”，那么这种“责任—义务”就只具有“强制性”的一面，即“责任”和“义务”是从“另一个”“外在”的“命令”“强加”于“自己”的，这种“命令”犹如“自然律”那样是“必需—必定需要”“遵守”的，“人”要“被训练—被教育”为“适应”这种“必然—必需”的“环节”，这种“道德律”是要“从外面